

房龙文集

Hendrik

圣经的故事

Willem

雷菊霞 博文 译



van Loon



北京出版社

# 房龙文集



Henrik Willen van Loon.

## 圣 经 的 故 事

雷菊霞 博文 译

北京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经的故事/[美]房龙 (Van Loon, H. W.)著;雷菊霞,博文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  
(房龙文集)  
ISBN 7-200-03615-3

I . 圣… II . ①房… ②雷… ③博… III . 圣经·通俗读物  
IV . B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4435 号

《圣经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BIBLE)根据美国 BONJ & LIVERIGHT, INC 1923 年版

房龙文集  
圣经的故事  
SHENGJING DE GUSHI  
[美] 房龙 著  
雷菊霞 博 文 译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57 000 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1—10000 册

\*  
ISBN 7-200-03615-3  
1·554 定价:21.00 元



## 向无知与偏执挑战

钱满素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年—1944年）一生中出版了三十多种书籍，单枪匹马地将人类各方面历史几乎全都复述一遍。如此浩大的工程由他一个人来完成，真令人钦佩他以有涯之生向无涯之知挑战的勇气。

房龙不是深奥的理论家，但却未必没有自己的体系与思想。他的著述包括《人的解放》（即《宽容》）《人类的故事》《文明的开端》《奇迹与人》《圣经的故事》《发明的故事》《人类的家园》《伦勃朗的人生苦旅》等，选择的题目基本是围绕人类生存发展最本质的问题，贯穿其中的精神是理性、宽容和进步。他的目标是向人类的无知与偏执挑战。他采取的方式是普及知识与真理，使它们成为人所皆知的常识。

知识就是力量，但无知同样也是力量。当千百万民众被无知与偏执驱使时，他们干的蠢事还少吗？虽然人类的经验与思索已经记录在案，本可引以为戒，但历史却仍然不断地在重复自己，这又是为什么呢？在诸多原因中，知识的不够普及至少也是一种，有多少人能天天坐在图书馆中去研读人类的文字积累呢？理论玄妙得高不可攀，历史悠久得令人生畏，知识浩瀚得一望无

边，理论注定是极少数人的专利。

但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体，少数人掌握的知识若不能为大众所分享，就不会有人民的觉醒和人类的进步。鲁迅笔下，作为精英的夏瑜所能奉献给华老栓之辈的，只是他被砍头时流下的鲜血。一个民族要孕育少数精英容易，要提高整体素质却很难。普及工作是艰巨而伟大的，是一项民族和人类赖以发展的事业。房龙着眼于这一，一生致力于此。他以生动简洁的语言，自配插图，将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所应具备的科学人文知识复述得精彩扼要，其中还不时闪烁着他的真知灼见。在普及现代知识的同时，他也普及了现代意识。

人们往往一辈子钻在本行的微观世界里，忽略和疏离了宏观世界，因而失去对世界和自己的平衡感觉，甚至陷入极端。阅读房龙的著作，听听他从“我碰巧属于哺乳动物种族”的角度来叙述的宇宙、人类的故事，也许可以重新摆正各种事物在心目中的合适位置，保持自己与世界的正常联系。

房龙始终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在写作。虽然作为一个过了二十岁才移居美国的荷兰人，他不可避免地更多写到他熟悉的西方，也更钟情于他的故国，但他决不是西方中心论者。他一直在努力从人类的眼光来观察和叙述，超越地区的、宗教的、党派的和种族的偏见。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狭隘，包括那种为了给本民族增光而歪曲事实的超爱国主义。房龙的这种观点发展到最成熟的形式就是他的《宽容》一书——宽容，是他一以贯之的主题，也是他最杰出的贡献。这本书另一个版本的名字叫《人的解放》。

人类从一种野蛮生物开始，为摆脱野蛮，必然经历一个野蛮的过程。在自然界的生存斗争中，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是正常状态。统治人类原始社会的也只有一个信条，那就是至高无上的求生欲望。“人类的历史就是饥饿的动物寻找食物的历史”，也是为

此奋斗争夺的历史。每个群体为求生存，都必须制定许多强制和禁忌，对与自己不同的异类保持高度的怀疑、警惕和排斥。所以房龙说，不宽容不过是人的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宽容与专横之争贯穿人类的历史，今天的异教徒明天成了正统，又马上成为其他持异见者的死敌。耶稣以身殉道，提倡爱人如己，四海之内皆兄弟，突破了犹太教的狭隘与偏执，但基督教得势后，照样设立自己的宗教法庭，大肆迫害异端。红衣主教们还时不时地增扩“禁书目录”，妄图阻止求知的欲望和知识的传播。种族间、阶级间、政治派别间、宗教团体间互不相容，从一种不宽容到另一种不宽容，厮杀争斗了多少个世纪。悲壮也罢，惨烈也罢，这一切都不是无端而生，而是人类走向文明所不得不经历的血与剑的洗礼。幸运的是，当其他动物永远只能停留在丛林原则时，智慧的人类毕竟慢慢悟出了宽容的道理，提出以理解、关爱和宽容来取代偏执、仇恨和迫害。

房龙说得好，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不宽容的根子就在于自诩正确的思维，在自以为唯一正确和永远正确的人看来，宽容就是宽容错误和邪恶，就是道德的沦丧。有史以来，所有的不宽容都是以“上帝”或“真理”的名义在向“谬误”开战，真理是唯一的，而且只有自己掌握了它。文艺复兴迎来了观念的变化，怀疑和探索的精神抬头了。随之无休止的宗教战争终于使一些人明白，谁又能独占《圣经》的含义呢？真理不能被垄断，灵魂拯救的道路也许不止一条，对信仰和思想的最后评判权还是留给上帝吧，政府无权干涉宗教，让所有的信念都享有同等的权利。

房龙注意到，为宽容的斗争直到个性发现以后才开始。一个国家的宽容程度与大多数居民的个性自由与独立思考程度成正比。在历史上，贸易所带来的平等和交流往往使这些地区和国家

的人民最容易接受宽容的道理。宽容作为一个政治词汇，当然首先是指官方的宽容。但是，公众和个人的宽容是官方宽容的社会基础，很难想象由宽容的个人所组成的宽容的大众会产生或容忍一个不宽容的官方。说到底，提高国民素质是建立一个宽容社会的根本。

二次大战中，房龙主张的民主、理性、宽容与法西斯的专制、强暴、黑暗势不两立，他积极投入反法西斯的斗争，在电台发表了一系列评论。为批驳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他写下了针锋相对的《我们的奋斗》。令他愤慨的是，巫师们还在搅拌那装满仇恨的大锅，“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的形形色色的现代不宽容比中世纪又胜一筹”。对当时通行于世的一些基本准则，他深感怀疑忧虑，总是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去启发人们思考：在人类文明各种可能的形式中，它们是否是最佳选择？房龙的所作所为正像他自己描绘过的伊拉斯谟：“他像个巨大的海狸，日夜不停地筑逛建造理智和知识的堤坝，惨淡地希望能挡住不断上涨的无知和偏执的洪水。”

房龙的著作在出版当时，便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各种文字，产生了相当影响。久违了近半个世纪，房龙的著作又被国人重新发现，陆续出版，社会反响热烈。当然，书中某些见解囿于时代局限而留下的偏颇，今天的读者自会辨识。北京出版社有感于房龙的文化意义，为便利读者，首次将他的主要作品八种汇编成集，特邀有翻译经验的高校教师认真重译。编译者态度严谨，力求译文质高味浓。我相信，他们的努力将不负读者厚望。

1998年11月

（钱满素女士，1946年生于上海，199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目 录

序·写给汉斯杰和威廉.....	(1)
1. 一部文学遗产.....	(3)
2. 创世的传说.....	(9)
3. 先行者.....	(21)
4. 继续西行.....	(41)
5. 暂居埃及.....	(56)
6. 逃脱奴役.....	(59)
7. 畔野飘泊.....	(68)
8. 寻找新牧场.....	(81)
9. 征服迦南地.....	(91)
10. 路得的故事.....	(113)
11. 犹太王国.....	(117)
12. 南北内战.....	(147)
13. 先知的劝戒.....	(154)
14. 覆灭与流放.....	(183)
15. 重返故园.....	(193)
16. 种种书卷.....	(206)
17. 希腊人登场.....	(211)
18. 希腊的一个省：犹大.....	(215)

19. 革命与独立.....	(220)
20. 耶稣降生.....	(239)
21. 施洗者约翰.....	(256)
22. 童年耶稣.....	(266)
23. 门徒.....	(270)
24. 新的导师.....	(275)
25. 势不两立.....	(285)
26. 耶稣之死.....	(292)
27. 信念的力量.....	(316)
28. 理想的实现.....	(321)
29. 成为国教.....	(331)
译后记.....	(340)



亲爱的孩子们：

这是一本有关《圣经》的故事。我之所以写它，是因为我觉得你们应该对《圣经》有更多的了解。我的确不能告诉你们到何处去得到我要求你们知道的那些知识，不过，我可能要求你们去读原著，但是我不能肯定你们会这么做。许多年来，像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常常因为《圣经》那庄严的形象和那些相信圣书只被特定人而信仰的禁止态度，而对它敬而远之。然而，不了解这些故事，你们的教育就会有缺憾；更何况，在你们的一生中，会时常感到迫切需要蕴涵在这些古代记事里的智慧。

千百年来，《圣经》一直是人们最忠实的伴侣。其中某些章节远在两千八百年前就已写就，其余的部分则稍晚些。数百年来，它几乎是你们的祖先所拥有或所愿意读的唯一一本书。他们对它熟知于心，他们将摩西律法看作世间最高的法律。随

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在那些以《圣经》为神圣之本的人和那些仅仅将此书当做是一本古代记事的人之间，产生了新的冲突，导致了激烈的战争。曾有一度，许多男女对《圣经》恨之人骨，如同当年他们的父辈祖辈对它深爱敬畏一样。

关于这些，我不想谈论。

我不是给你们讲道，我不会辩护或攻击某个理由。我只想告诉你们，让你们明白(以我的观点，绝无强求他人赞同之意)，你们的生活会充满更多的理解、宽容和爱，因为那是善良、美好的，自然也是神圣的。

《旧约》的故事相对容易些，它是有关一个沙漠居民部落的故事。他们在多年飘泊之后，终于征服了西亚的一小块地方，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可是，《新约》就较为困难，它围绕一个中心人物讲故事。讲述拿撒勒村一个纯朴的木匠，付出了全部的爱而从不索取。所以，就我所知的有关他的生平事迹给你们作一简单描述，一字不多，一字不少。我相信这么做，也正是他欣赏的方式。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旧约》《新约》是如何写成的？数世纪以来这部圣书有哪些经历？

金字塔群矗立已达千年之久。

巴比伦和尼尼微已成为庞大帝国的中心。

尼罗河谷、宽广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处处是忙碌的人群；此时，一支在沙漠中飘泊的小小部落，为了生存，正决定离开家园，沿着荒芜的阿拉伯大沙漠北上，去寻找更加肥沃的田园。

这些飘泊者，就是日后的犹太人。数世纪后，正是他们，向我们提供了那本最重要的书——《圣经》。

再晚些时候，其中的一个女子生育了一位最伟大、最善良的先知。

然而，奇怪的是，我们对这个陌生民族的始祖一无所知。

他们是谁？从何而来？他们是在人类史上起过最伟大作用的一个种族，后来却离开历史舞台，成为世界各地的流亡者。

因此，我在本章中所讲的，总体而言有点含糊，具体细节是不太可靠的。

但是，考古学家们一直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辛勤地发掘，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事实。我将根据这些事实，试图给你们提供真实可信的材料。

宽阔的两河缓缓流经西亚，它们源于北方的高山上，汇入波斯湾的海水中。两河沿岸的人们过着惬意而闲适的日子。所以，无论是生活在北方寒冷山区还是南方酷暑沙漠中的人们，都想方设法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拥有立足之地。只要一有机会，他们便离开故乡，不辞艰辛来到这肥沃的平原。

他们相互争斗，相互征服，在上一代文明的废墟上建立了又一个文明，即像巴比伦和尼尼微那样的大城市。四千多年前，他们将这一地区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乐园，令其他各地居民羡慕不已。

如果看看地图，你会发现还有数以百万计身材矮小的农民，在另一强国的土地上忙碌着。他们居住在尼罗河两岸，同巴比伦和亚述只有一狭地之隔，这个国家叫做埃及。他们所需要的很多物品只能来自遥远的、肥沃平原上的各国；而巴比伦人和亚述人也有很多生活必需品只在埃及生产。这样，两边国家就在狭地上开辟了通商大道，相互进行贸易往来。

如今，这一狭地叫做叙利亚，而古时候则有多种名称。它由低矮的丘陵和广阔的平原组成，树木稀少，土地荒芜。仅有几个小湖和众多溪流为这阴沉单调的多石山丘略添几分生机。

自古以来，这一通衢大道周围，居住着从阿拉伯沙漠迁移来的不同部落。他们都属闪族人，使用同样的语言，信奉同样的神；他们经常争斗，讲和，再斗；他们互相偷袭对方的城

市、妻子和牲口。就像一般游牧部落的行为一样，他们将自己的强权和利剑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威。

他们含含糊糊地承认埃及国王或者巴比伦、亚述国王的权威。当这些大国的税务官们带着武装沿着通商大道而来时，争吵中的牧民们即刻变得异常恭顺频频鞠躬以示自己是埃及法老或巴比伦国王的顺仆。一旦那些官员们离开，部落争战的生活便故态复萌。

请别把这些争斗看得太认真，这是古代人惟一能享受到的户外活动的机会，况且这些争斗常常损伤轻微，反倒使年轻人可以随时展示他们的不凡身手。

在人类历史上将起巨大作用的犹太人，居然是依靠争吵打仗、游荡，并企图在通商大道上站稳脚跟的小小部落起步的！不幸的是，我们的确对他们的历史起源所知甚少。不少学者作过许多颇有见地的猜想，但一个看似合理的猜测却无法填补历史的空白。有人说犹太人最初来自波斯湾名叫乌尔的地方，这或许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在此，我宁可只提供一些经历史学家认可的少量事实，而不提那些不够确切的猜测。

犹太人最早的祖先可能居住在阿拉伯沙漠上，至于他们哪一世纪离开故乡进入西亚的沃土，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他们曾漂泊达数世纪之久，极想拥有一片确属自己的土地，但是他们漂泊的路线已难追寻。我们还知道，在某个时期，犹太人跨越了西奈山的沙漠地带，在埃及住过一段时间。

然而，从那时起，埃及人和亚述人的文献开始使《旧约》中涉及的一些事件初露端倪。

其余的故事已家喻户晓——犹太人怎样离开埃及、怎样在沙漠中历尽艰辛、怎样合并成一支强大的部落——这部落如何征服了通商大道上一块叫巴勒斯坦的土地，建立了一个国家——这国家又怎样为独立而抗战达数世纪，直到被马其顿国王

亚历山大所吞并，然后又变成了大罗马帝国一个小省的一部分。

但是切记，当我提及这些历史事件时，我不是在写一本历史书，我不准备写某事的来龙去脉，只打算尽力指出一个民族——即犹太人，他们的想法和看法。

众所周知，在“真正的事实”和“人们相信的事实”之间有极大的差异。每个国家的史料所载，只有本国人民确信无疑。而当跨过边境去读邻国的史书时，就会发现截然不同的结论。可是，读本国史书长大的孩子们终生都不会发生怀疑。

当然，总会有某个史学家、饱学之士或某个怪异之人，会把各国的所有史书通读一番，他可能会从中觉察到一些事实而接近“绝对真理”。但是，若要生活得安宁舒心的话，他最好还是免开尊口。

犹太人和世界上的其他人相同。三千年前的犹太人、两千年前的犹太人直至当今的犹太人，都是普通人，如同你我一样。比起其他人，他们不怎么好（就像自称的那样），也不那么坏（如同他们的敌人所言）。他们具有某些不寻常的优点，也有某些极平常的缺点。但是，已经有那么多书讲述犹太人，褒的、贬的、模棱两可的都有。因此，难以对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做出准确的判断。

关于犹太人先后在埃及人、迦南人和巴比伦人中的冒险经历，犹太人有自己的编年史。当我们试图弄清楚犹太人自己的这部编年史的历史价值时，我们也遇到了与上述同样的难题。

新居民总是不受欢迎的。对犹太人来说，在漫长的流浪过程中每到一地，他们都是外乡人。尼罗河谷、巴勒斯坦山区及幼发拉底河两岸的原住居民，并未张开双臂迎接犹太人。恰恰相反，他们说：“地方还不够我们自己的子女住呢，让那些外乡人到别处去吧！”于是便发生了纠纷。

当犹太史学家在回顾历史时，总想极力美化自己的祖先。今天，我们不是仍然如此吗？我们称赞那些在马萨诸塞州的早期定居者具有怎样的美德，极力描述这些可怜的白人被迫面对那些野蛮人的残酷之箭时是如何地恐惧；而只字不提那些红种人的命运，他们同样面临着白人残忍的枪弹。

一部诚实的历史，站在印第安人的立场上来写，会引起人们极大的阅读兴趣。但印第安已成为过去，我们将永远无法了解 1620 年那些白人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怎样强烈的影响，真是遗憾！

几百年来，《旧约》是我们的祖先能读懂的记载古代亚洲历史的惟一史书。但是一百年前（本书出版于 1923 年），人们开始能识读埃及的象形文字；五十年前，又发现了辨识楔形文字的窍门，至此才恍然大悟，原来还有与古犹太编年史家所讲的截然不同的故事。

我们明白，他们与所有爱国历史学家犯了同样的错误：歪曲事实为本民族增光添彩。

但是我必须重复一遍，本书绝无类似的错误。我不是在写犹太人民的历史，既不为他们辩护，也不会有攻击他们的动机，仅仅是重复他们关于古代亚洲和非洲历史的说法。我不去研究博学的史学家的论著。一本价值一角的袖珍版《圣经》，足以为我提供一切所需的材料。

假如你用“圣经”这个字眼与公元 1 世纪的某个犹太人交谈，他会不知所云。相对而言，这个词比较新。它是在 4 世纪，由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约翰·克里索斯通首创。

大约在一千年前，《圣经》的篇幅不断增加。除少数章节外，其余各卷均用希伯来语写就。但到耶稣出生时，希伯来语已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简单的，为普通百姓所习用的阿拉米语。《旧约》中的部分先知启示就是用阿拉米语写成

的。但是，请千万别问我《圣经》是何时写成的，我无法回答。

每个犹太小村庄，每座犹太小神庙，都有关于其历史的一些记载，由专心此道的虔诚长者们记在兽皮或埃及草纸上。有时，某些朝拜神庙的人顺手记下了各种法典和预言警句以便随时使用。

在公元前8世纪，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时，这种辑录越来越多。在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1世纪期间，这些记载被译成希腊语，流传到欧洲；而后，被译成世界各种文字。

至于《新约》的历史，就没那么复杂了。基督死后的头两三个世纪内，那些跟随拿撒勒卑微木匠（即耶稣）的信徒们，经常处于受罗马当局迫害的耽忧之中。因为对建立在刀剑暴力基础上的罗马帝国来说，爱和宽恕的教义被认为会危及国家的安定。所以早期的基督徒走进一家书店绝不能说：“请给我一本‘基督传’和使徒行传。”他们只能私下传抄各种小册子。成千上万本类似的小册子经过多次传抄，导致人们无法获悉其内容的真实性。

在此期间，教会获得了胜利，受迫害的基督徒变成了古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整理由于三百年迫害造成的宗教典籍的混乱状况。教会领袖召集来一些学者，通读所有流行的读本，剔除其中的大部分，只保留几部福音书和几封书信。

随后，历经数百年的争议，其间多次重要的宗教会议在罗马、迦太基<sup>①</sup>和特鲁洛召开。到了基督死后七百年，东西方的教会都采纳了现在通行的《新约》。此后，以原有希腊文为蓝本的译本不计其数，内容却大同小异。

---

① 在著名的古海港废墟上建起的新城市。——作者